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  
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菴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劉家瑛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二十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小旻之什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大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太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孔子刪之矣朱註大夫以王惑於

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昊天疾威敷於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

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平去通韻

賦也 劉氏曰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

毛傳敷布也 鄭箋猶圖也 毛傳回邪遘僻也

鄭箋沮止覆反也 毛傳邛病也

虞惇曰呼昊天者不敢斥王也 鄭箋謀之善者不

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

天下矣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平去通韻

賦也 蘇氏曰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詆也 鄭箋具

俱底至也我視今之謀猶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

許氏曰上章言王不從善謀而用不臧此章言臣

共違善謀而信不臧也謀臧之謀指臣言謀之之謀

指衆人言 漢書劉向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滄滄

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淪淪訛訛亦孔之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平上去通韻集

字非韻熊朋來五經說云陸德明釋文從韓詩作是用  
不就王應麟云朱子亦作就今本仍作集

賦也 毛傳集就也 鄭箋道路也

蘇氏曰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  
者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 鄭箋詘

訟滿庭無敢決當是非任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君臣謀事如此猶不行邁而坐圖遠近於道路何進於跬步哉 毛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犬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 孔疏先民古聖賢也 毛傳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鄭箋哀今君臣之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  
常維淺末之言聽其同者爭其異者如當路築室人  
與之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於成也 孔疏淺  
近之人不可與謀道猶路人不可與謀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平上去通韻

賦也 蘇氏曰止定也 孔疏盬大也 朱註艾又  
同治也



李氏曰國論雖未定而有或聖或否者民雖小而有  
哲謀肅乂者王當擇而用之 黃氏曰或聖或否言  
不皆否者也 蘇氏曰雖世亂民僻猶有賢者在焉  
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  
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 凌氏曰如泉流之  
清淪而至於濁敗也 朱氏曰能別聖否則不惑邪  
謀矣能用哲謀肅乂則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  
致敗也必矣 鄭箋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

作肅從作又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 毛傳徒搏曰暴徒涉曰馮馮陵也戰戰恐也

兢兢戒也臨淵恐墜也履冰恐陷也 蘇氏曰小人

慮不及遠暴虎馮河之患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則莫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善為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虞惇按卒章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鄭云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左傳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預註云義取不敬小人亦危殆杜盖本荀子之說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遂引詩此章今考詩之上下文全無此意恐左氏亦斷章取義耳朱註本之蘇氏今從

之如彼泉流今本作流泉依唐石經國子監註  
疏本改正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虞惇按國語秦伯賦鳩飛韋昭注云小宛之首章  
也未知然否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興也 毛傳宛小貌 陸氏曰鳴鳩班鳩也 蘇氏

曰翰羽也 孔疏明發將旦而明地開發也二人文武也

歐陽氏曰鳩雖小鳥亦翰飛而至天王不能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 蘇氏曰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緬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克職韻職為支微之入聲富方二反又音肆平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齊正也 孔疏聖通也 毛傳克勝也

朱註温克蘊藉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 蘇

氏曰彼昏斥幽王也 嚴氏曰壹專也 陳氏曰富

益也 劉氏曰壹意於醉日益甚也 毛傳又復也

王氏曰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

再故戒之使無耽樂以敬天命之無常言各則并戒

其君臣也 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喪其威儀能敬

其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吾身外哉 嚴氏曰或

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不知蕩心敗德縱  
慾荒政疎君子而狎近倖玩寇讐而忘遠憂皆自飲  
酒啟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歷觀  
前史可監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負古房以反後同

興也 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螟蛉桑虫也螺贏  
蒲盧也負持也 鄭箋式用穀善也

鄭箋菽生原中力采則得之喻王位無常家勤於德者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今有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王氏曰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李氏曰此申上天命無常之意 馮氏曰法言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令力珍反不入韻 邁寐隔句韻

興也

毛傳題視也

鄭箋邁征皆行也

朱註而

汝也

毛傳忝辱也

鄭箋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

蘇氏曰脊令

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舍日月者以自況

也故告王宜夙夜勉厲庶幾不忝其父祖 陳氏曰

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易得也

漢書曰士所

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鷩領飛且鳴矣

徐幹中論曰有進業無退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遷善不懈之謂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寡音古扈寡粟獄隔句韻

興也 毛傳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 朱註填瘡同

病也 蘇氏曰岸亦獄也 孔疏韓詩作犴鄉亭之

繫曰犴朝廷曰獄

鄭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也哀

哉窮寡之人入於獄訟無可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  
勝負其何自而能善乎 孔疏國無善政教民被枉  
濫乃謂之宜在位不矜憇也 朱註言王不恤鰥寡  
喜陷之於刑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賦也 毛傳集木恐隊也臨谷恐墮也

鄭箋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荀子曰

行而拱翼非漬淖也立而俯項非繫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虞惇按宛彼鳴鳩毛云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王日視朝月視朝皆衍說也朱註此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之詩今從序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史記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幽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罹音羅

興也 毛傳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烏也 孔疏斯

語辭 毛傳提提羣貌 鄭箋穀養也惟憂也

鄭箋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  
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  
也 李氏曰民莫不父子相養而我獨於憂是驚斯  
之不如也 朱註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踳踳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賦也 毛傳踳踳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鞠窮  
惄思也 孔疏擣築也 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

疾猶病也 孔疏疾首頭痛也

劉氏曰昔者諸侯朝宗車轍馬跡周道坦然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 朱註精神憤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興也 孔疏屬連屬也 朱註毛膚體之餘也離麗也裏心腹之間也 鄭箋辰謂六物之吉凶

錢氏曰見父母之所植尚不敢不恭敬況父母乎我所瞻惟有一父他無可瞻也我所依惟有一母他無可依也 蘇氏曰今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麗屬乎未知我生所值之辰安在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 孔疏菀茂也 毛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淠淠衆貌



鄭箋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  
之者不知終所至也 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  
其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 毛傳伎伎舒貌 鄭箋鹿之奔宜疾而舒留  
其羣也雉雉鳴也尚猶也 毛傳壞塊也謂傷病也

鄭箋寧猶曾也

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匹物無不有恩於其親 朱註今太子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憂之而人曾莫之知也 劉氏曰鹿足伎伎

顧其子也雉雖求雌求其妃也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廢黜申后曾不如雉木壞則無枝無枝則木斃王受讒而自殘其嗣嗣殘王亦且蹈矣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

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上去通韻

興也 鄭箋相視行道也 毛傳瑾路冢也 鄭箋

君子斥幽王也 毛傳隕墜也

鄭箋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免尚有先驅之使脫者道  
中有死人尚有覆埋之成其瑾者其心不忍也 朱  
註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免死人之不如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倚矣析  
薪批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倚古居我反批古徒可反

賦也 鄭箋疇旅酬也惠愛也 朱註舒緩究察也

孔疏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拙隨其理也 鄭箋

予我也 毛傳佗加也

錢氏曰此原王心之忍由於信讒也 孔疏王信褒

如之讒如受疇爵得即飲之由心不愛太子故不復

舒緩而究其實也 毛傳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

其理 朱註皆不欲妄挫折之今舍彼有罪之譖人

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也 毛傳浚深也 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巖氏曰莫高者豈非山乎莫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  
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  
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於由言恐屬耳  
垣墻者將窺伺意嚮而生讒譖也 蘇氏曰既以此

告王又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  
笱猶谷風之義也 王氏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者  
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 呂氏曰唐德宗將  
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  
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  
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  
者蓋推本亂之所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虞惇按趙岐孟子註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中山王劉勝亦以為伯奇之詩王充論衡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蓋當時三家之說云然詩序出而三家廢矣鄭箋以蹶蹶周道喻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雉之朝雉云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偕去疾用無枝云太子放逐不得生子皆曲說朱集註宜白作此以自怨序以為太子之傳作

不知何據按朱子註孟子亦云宜白之傳作此詩何以註詩獨不主序說蓋惡序之過而忘其說之自相矛盾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朱註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

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威罪平去通韻

賦也 李氏曰悠悠遠大之意 歐陽氏曰且語辭



毛傳憚大也 鄭箋已泰皆甚也 毛傳慎審也

蘇氏曰大夫傷於讒乃呼天而訴之曰天之於人若父母然今我無罪而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而我自審實無罪也 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 鄭箋僭不信也 毛傳涵容也 邱氏曰君

子斥王也 毛傳造疾祉福也

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庶幾可止也 鄭箋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於賢者如福祿之如此則亂庶幾可疾止也 朱註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 虞惇曰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

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盟古彌郎反

賦也 鄭箋屢數也 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

而相要 鄭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毛傳餒進也 鄭箋邛病也

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

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之亂之所以暴也

蘇氏曰讒人之言必有以悅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小人所以獲進也 錢氏曰言之甘者人嗜聽之猶餒之也是餒亂也 孔疏此小人非特不能供職事維以為王之病而已 朱註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國豈不殆

哉 家語孔子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傷姦臣蔽  
主以為亂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僉兔過犬獲之

興也 毛傳奕奕大貌 朱註秩秩序也 鄭箋猷

道也 王氏曰莫定也 錢氏曰忖默度也 孔疏

躍躍跳疾貌 毛傳僉兔狡兔也

鄭箋此四事者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

故列道之 朱註反覆比興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口音苦厚音戶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荏染柔意也 朱註行言行道之言也 數辨也蛇蛇舒徐也 鄭箋碩大也

虞惇曰此承上章而言荏染之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道之言則心辨之矣小人或肆為大言而不

忌或巧為邪說以惑人二者之情態我皆得而知之  
不難辨也 鄭箋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  
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慚於人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尫爾  
勇伊何為猷將多爾居徒幾何

斯麋與階韻勇與尫韻

又韻之變格

賦也 鄭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傳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 鄭箋職主也 孔

疏階梯也

毛傳胥瘍為微腫足為尪

鄭箋猷謀

將大也

朱氏曰居河之廩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

呂氏曰

彼何人斯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為亂階况加以  
微尪之疾其勇亦何能為爾為讒佞之謀大且多爾  
所聚居之徒衆幾何而敢為此哉此非特賤而惡之  
之辭盖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吳氏曰前三  
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虞惇按詩刺幽王信讒而鄭於首章云刺王教慢無法度二章云君子斥在位者皆於本義不相合往來行言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是之謂行非也朱註以蛇蛇碩言為善言亦非是歐陽氏分奕奕寢廟六句為一章躍躍夔兔六句為一章今從舊荏染柔木一章畧以私見參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毛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虞惇按春秋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此蘇公蓋忿生之後也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則蘇公被讒當在東遷之際矣 孔疏經無絕暴公之事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讒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極其情欲與之絕則暴公之絕明矣

故序云刺暴公而絕之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  
暴之云

賦也 虞惇曰何人蘇公之友也不欲斥其姓名故  
言何人 朱註艱險也 鄭箋梁魚梁也 朱註暴  
暴公也

蘇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友有與偕譖  
之者從暴公以過蘇公而不見入故并譏之此詩主

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暴公而何人與焉以  
暴公為不足刺而刺何人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虞  
惇曰暴公譖己者也今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其人  
可疑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賦也 鄭箋二人暴公與何人也 朱註唁弔失位  
也 蘇氏曰始者不如今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

也 虞惇曰於是始疑其譖已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愧于天

賦也 毛傳陳堂塗也

鄭箋汝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  
攪我心 風方悖反

賦也 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朱註其往來之疾如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  
值也今乃逝我之梁適所以亂我心而已 虞惇曰  
言不得不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盱

舍古音暑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舍息盱病也

呂氏曰謂汝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  
汝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 鄭箋極其情

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

我祇也

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還行反也 毛傳易悅也 鄭箋祇安

也

朱註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我心猶  
庶乎其悅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  
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董氏曰詩至此辭

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  
詛爾斯

賦也 鄭箋伯仲喻兄弟也 毛傳樂器土曰壎竹

曰篪 朱註如貫如繩之貫物也 鄭箋諒信也

毛傳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  
以犬民以鷄

鄭箋我與女俱為王臣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



相次比如物之在貫 孔疏何女之誠信不使我知  
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當共出此三物以詛之使  
讒否有決令我無疑還當相親不欲長怨也 鄭箋  
為其情之難知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

賦也 毛傳蜮短狐也 孔疏一名射工在水中含

沙射人 毛傳醜姑也 孔疏面見人之貌

鄭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而見也女乃人也姑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孔疏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汝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 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詩以絕之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

又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好歌以極之不殆於棄  
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彼之譖我是失  
其本心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  
也雖彼不能如此在我固不為已甚我豈若小丈夫  
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郝氏  
曰與其人分義已絕而其言傷往望來有不忍遽絕  
之情何其厚也蓋所謂詩人之言也人能以詩之言  
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治心則心安以詩之氣接人

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無往而不自得故曰不  
學詩無以言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虞惇按孔氏正義云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  
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箎尚矣周幽王時  
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為作謬矣  
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  
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

相親也孔氏之說足以正從前之謬毛傳鄭箋亦未有一言及墮篋之事者朱子詩序辨概而譏之殊不可解也又此詩蘇公為見譖於暴公而作而所深責者蘇公之友有與暴公同行譖者所謂何人也詩不責暴公而專責何人以何人與蘇公素相親故責之朱註云蘇公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詩既言唯暴之云矣則已明指暴公何云不欲直斥也又云以

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竟  
若此詩之作專責暴公之譖已而借何人以為  
辭則於詩本義全失毛鄭孔疏之外諸家惟蘇  
氏為得今錄之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疏巷是宮內道名今後宮稱永巷伯長也主宮  
內道官之長 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  
巷伯序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 朱註班

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意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 呂氏曰寺人近  
習也近習日見於君然猶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  
矣 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  
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  
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萋斐哆侈皆

一句中兩韻

興也 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 貝錦錦文如貝也

鄭箋讒人集已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

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古皆昌

果反

興也 許氏曰哆張口也 孔疏侈大也 毛傳南

箕箕星也 孔疏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

廣 鄭箋適往也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名之 毛傳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 鄭箋讒人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陳氏曰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本無足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李氏曰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他營為也 朱  
註譖人者自謂得意矣然須慎爾之言不慎爾言則  
聽者有時而悟且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陳氏曰捷捷僂利貌幡幡反覆貌

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  
禍既遷而及女矣 曾氏曰皆君子忠告之辭 虞

惇曰謀欲譖人惟以譖人為謀也謀欲譖言惟謀工

所以譖人之言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 毛傳好好喜也 蘇氏曰草草憂也

王氏曰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謀字不入韻者與虎韻食

與北韻受與昊韻

賦也

毛傳投棄也

許氏曰豺狼屬

毛傳北北

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毛傳昊昊天也

鄭箋付與

昊天制其罪也

孔疏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止去其反

興也 毛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孔疏孟

子寺人字也

王氏曰楊園下地以况卑人畝丘高地以况大臣欲  
陵畝丘則必道楊園 鄭箋讒人欲譖大臣必從近  
小者始 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已而已必將上  
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

虞惇按詩以巷伯名篇巷伯即寺人也鄭箋云  
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詩無此意  
矣哆兮侈兮一章朱子不取毛鄭之說然毛鄭  
義甚精不可廢也所引魯男子事則贅矣楊園  
之道鄭云欲之楊園之道必先之畝丘據詩意  
當是從楊園而升於畝丘故今從王氏其取興

之意從鄭不從朱又第六章章首二句疑衍文  
當為二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嚴氏曰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  
刺其上也 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  
知怨小必錄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則莫非小人之交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子

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鄭

箋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朋友同志則恩愛成當厄難  
勤苦之時獨我與汝爾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  
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將樂棄  
子如遺



興也 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 鄭箋寘置也

毛傳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孔疏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焱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猶朋友同心乃相率而成也 鄭箋寘於懷親已也如遺者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

末二句韻未詳

興也 蘇氏曰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  
山草木之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  
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小怨  
哉 孔疏良朋成就之德雖大無能使色不有忿者  
無能使辭不有訟者然小萎無虧於長夏小怨無損  
於交好汝何為忘大德思小怨而棄我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朱註殊簡云習習谷風則惟風及

雨矣將恐將懼則惟予與女矣於大旨全無發  
明嚴粲詩緝則以風雨及頽喻恐懼患難之時  
說較直捷但毛鄭解朋友相須之義意理殊妙  
有足以感人者故今從之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朱註比也 毛傳蓼蓼長大貌 朱註莪美菜也蒿

賤草也

蘇氏曰采菝者將以食之猶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孝子行役而遭喪哀父母生已之勞而養不得終如采菝者之得蒿也 嚴氏曰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 蓼蓼者菝匪菝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毛傳蔚牡蒿也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久音几母滿以反上

去通韻父怙母恃一句中自為韻

比也 毛傳餅小而罍大罄盡鮮寡也 鄭箋恤憂也

王氏曰餅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餅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 呂氏曰鮮猶窮獨也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 孔疏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歸投所以悲恨生不如死也

卷二十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孔疏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出入懷抱我父母之劬勞如此 朱註欲報是德而父母之德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去入通韻

興也 歐陽氏曰烈烈望之可畏也發發暴急而中

人也 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

飄風 鄭箋穀養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毛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鄭箋

卒終也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不得終養重自哀傷也

朱註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

如此 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形於嘆  
咏者陟岵鵲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流涕嗚  
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鵲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  
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雖曠  
廢於今日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  
母既沒容貌不可以復見音響不可以復聞雖有甘  
旨輕煖無所奉之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  
恩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



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讀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亦非人也孔叢子孔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虞惇按蓼莪者莪匪莪伊蒿鄭箋云喻憂思昏亂不精識其事此曲說也餅之罄矣維罍之恥云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亦衍說朱註云餅之罄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所乃子之責亦於

餅小罍大之義不可通欲報之德德即指上六  
句故箋云之猶是也朱註云欲報之以德恐未  
安今易之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  
以告病焉

鄭箋譚國在京師之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饒簋殮有棗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興也 毛傳饒滿簋貌殮熟食謂黍稷也 棊長貌也  
所以載鼎寶 朱註棘也棘為也 孔疏砥礪  
石也 毛傳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瞻  
反顧也 潜涕下貌

孔疏有饒然滿者簋中之殮也有棊然長者載肉之  
也也 鄭箋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殮饗餼以  
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此喻古天子施予之恩於  
天下厚也 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君子履

其道小人供其役 鄭箋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小人皆視之供之無怨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之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疚音几來疚平上通韻

賦也 孔疏杼持緯者也 朱註柚受經者也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周行大道也 毛傳既盡也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

杼柚空矣 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  
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貸  
唯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 歐陽氏曰至於窮乏  
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道路祇役往  
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

有冽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息去入通韻

興也 毛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洿泉穫刈也契契憂

苦也 孔疏憚勞也 鄭箋尚庶幾也

鄭箋穫薪不欲使沆泉浸之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  
譚大夫寤寐嗟嘆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賦  
斂極盡之至於困病也 蘇氏曰薪已刈矣而復浸  
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  
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歐陽氏曰此告病  
之辭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羸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服蒲北反裘渠之反平上

去入通韻

賦也

朱註東人諸侯之人也

鄭箋職主也

毛

傳來勤也西人京師之人也舟人舟楫之人 朱註

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也 毛傳試用也

鄭箋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西人衣服鮮潔而逸豫

歐陽氏曰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羸之裘私家之

人皆備百官而祿食 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

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窶賤者用事而貴也  
鄭箋言王政不均羣小得志也自此章以下皆言  
周道衰政賦偏衆官廢職如是而已 顧氏曰天下  
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  
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  
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  
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



尹氏之嫺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  
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  
當兢兢者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  
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 朱註鞞鞞長貌 毛傳璲瑞也漢天河也

鄭箋監視也 毛傳跂隅貌 朱註織女星名在漢

旁 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

一移因謂之七襄

孔疏王政之偏或有醉於酒者或有不得漿者所用之人鞞然佩玉居官職不以其才之長美其佩而無其德也天漢有光而無明跂然三隅之織女徒見其終日七襄耳言王之官司徒列於朝也 虞惇曰自

此章以下錯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不稱職唐盧仝月蝕詩蓋本此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

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庚音岡

虞惇曰比也

毛傳報章反報成章也皖明星貌河

鼓謂之牽牛

朱註服駕也箱車箱也

毛傳日旦

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

朱註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

鄭箋織女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之織經

緯往來反報成文章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啟

明長庚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畢所以掩兔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孔疏是皆有名無實喻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比也 毛傳挹斟也 鄭箋翕猶引也 董氏曰箕

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星為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挹酌  
酒漿且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  
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 李氏曰此及上章  
皆言任用非人在位無助王照臨善惡施行賞罰者  
以致賦役偏重政令不均無所赴訴也 惠周惕曰  
大東五六七章刺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  
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  
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

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為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注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為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為後宮蓋指豔妻之類也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牽牛即河鼓天文志一  
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  
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  
牽牛為將帥也不服箱言驕悍不可制也啟明謂大  
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晚為天妖東西俱  
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  
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  
邊兵為下犯上時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驪

山之禍詩人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又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厨三星在紫



徽宮西南角天厨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在角南三星  
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

大東七章章八句

虞惇按此詩鄭氏俱得之惟以舟人之子為周  
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為衍說四章以  
下意旨尤善詩中歷舉天漢織女牽牛啟明長  
庚天畢南箕北斗皆刺當時在位之人唐太學  
博士施士丐說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言不得其人也近時惠周惕之說雖稱引龐雜亦畧與毛鄭相發明故備錄之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申公說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平上通韻

興也 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蘇氏曰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治世未幾而

亂作也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無所歸怨之辭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興也 毛傳卉草腓病也 杜氏曰爰於也

鄭箋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喻貪殘之政行而萬民病也 朱註今亂離瘼矣我將於何適歸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去入通韻

興也

鄭箋烈烈猶粟烈也發發疾貌

李氏曰虐政愈甚如冬日之烈飄風之疾也

朱註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尤羽其反

興也

鄭箋侯維也尤過也

李氏曰民猶嘉卉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

罪之由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濁古直谷反

興也 鄭箋構集合也

李氏曰泉水猶有時清有時濁今我日構禍害無時而善如泉之濁不復清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 毛傳滔滔大水貌 朱註紀綱紀也謂經世

包絡之有識有也

李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象水使天下有所賴今我

盡瘁以從仕而王曾不我有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

毛傳鶉鷓也

孔疏鳶鷂也

毛傳鱸鮪大

魚也

朱氏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劉氏曰言

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

不可得也

山有巖薇隰有杞棗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 毛傳槎赤棟也

鄭箋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然傷之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滔滔江漢匪鷄匪鳶二章鄭箋俱誤其以江漢為吳楚之君者尤穿鑿也每章取興之義朱註但以則字矣字了之殊不可解歐陽氏極辨先祖匪人之句而解作任用非人亦未可為據爰其適歸家語作奚其適歸古本俱作爰

春秋傳引詩亦作爰今從之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二十一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

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孔疏采杞非可食之物勞役非賢者之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 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

鄭箋土廣矣臣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而王不均乎獨使我從事乎自苦之辭 朱註不斥王而曰大夫不曰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

賦也

毛傳彭彭不得息也傍傍不得已也

鄭箋

嘉鮮皆善也

毛傳將壯也

朱註旅營同

陳氏

曰此所謂獨賢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

毛傳燕燕安息貌

李氏曰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 孔疏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呼召

也鞅掌煩勞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議

魚賀反為音謫平去通韻

賦也 王氏曰出入風議者親信而優游也

劉氏曰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箋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  
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疪兮

宋劉夔曰疪

當作痕音民

虞惇曰比而興也 鄭箋將猶扶進也 孔疏大車

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也 毛傳疪病也

孔疏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此小人也 嚴氏曰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汚於人也小人害君子則可憂多端君子自悔而言事已至此亦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

平上通韻

比而興也 朱註冥冥昏晦也頰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人匹夫者不可以不  
慎取友友者所以相友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  
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  
之著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雖今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平去通韻  
比而興也 鄭箋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嚴氏曰塵雖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  
也可憂多端亦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以將大車喻任小人祇自塵喻任  
小人之害無思百憂乃自悔之辭故當從比而  
興也毛鄭之說亦未見其為確然者今更參嚴  
氏詩緝意較明顯朱註云此行役勞苦而憂思  
者之作直以將大車為行役竊未然將大車不  
可即指行役而無思百憂亦未見有行役之意  
不若且從舊說之為得矣 又按顧氏詩本音



曰祇自疵兮宋劉彝云疵當作痕病也唐人避  
太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而為氏今人書昏為  
昏猶其遺法也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  
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泚昏之類皆從氏又珉  
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璿是其例也按說文亦  
本無疵字今本作疵者誤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朶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 毛傳芄野荒遠之地初吉朔日也 孔疏離  
歷也 邱氏曰共人賢而不仕者也 毛傳罟網也

孔疏上天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  
王者察理天下之事使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今王不  
能然使我行役遠荒淹久不歸毒苦之甚 邱氏曰  
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

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 王氏曰又自傷任於  
亂世欲去而畏懼罪不敢歸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  
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矐矐懷顧豈不

懷歸畏此譴怒

暇音豫

賦也 毛傳除除陳生新也 孔疏謂二月中也

毛傳憚勞也 朱註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  
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  
蕭蒹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  
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 毛傳奧煖也感促也 蘇氏曰出宿不安寢  
也 鄭箋反覆謂不以正道見罪

董氏曰蕭所以祭菽所以畜歲莫不得有備故憂之  
鄭箋冒亂世而任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虞惇按

詩三章曰罪罟曰譴怒曰反覆及及乎有憂讒畏譏

之心非僅傷久於遠役也下章告其同列曰正直是與蓋所以諷切之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 朱註君子僚友也 王氏曰靖靜也 邱氏

曰穀祿也 朱註以猶與也

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至是知不可去矣則

又戒其僚友之在朝者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將佑女以福祿矣蘇氏曰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為常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 鄭箋介助也 毛傳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虞博按鄭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自小其明也據詩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乃大夫悔仕之辭絕無幽王自小其明之意蓋名篇曰小明以別於大雅之大明耳若如鄭說則小旻小宛又何取義乎歐陽氏辨之詳矣念彼共人鄭云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朱云指僚友之處者玩下文豈不懷歸則共人正指不仕之人不若邱氏說為善也後章嗟爾君子朱註

得之今更參呂氏鄭箋疵類不足據也

鼓鐘刺幽王也

虞博按韓詩及申培說皆以詩為刺昭王鄭康成中侯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作孔氏曰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為說也歐陽氏又云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 孔疏鼓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 陸氏曰將將聲也 呂氏曰禹貢淮水出桐柏山東會於泗沂而東入海 陸氏曰湯湯流盛也 朱註允信也

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毛傳用樂不與德比賢者為之憂傷

鼓鐘喑喑淮水喑喑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 毛傳喑喑猶將將也潜潜猶湯湯也回邪也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 毛傳鼗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

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潜潜水流也終言

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 董氏

曰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

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而心動也 孔疏念古之善

人君子其用禮樂不若今王之失所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平

去通韻

賦也

孔疏欽欽亦鐘聲也磬石磬也琴瑟在堂笙

磬在下同音言和也

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

音克諧

朱註僭亂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

也三者皆不僭也

蘇氏曰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

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虞惇按毛傳以幽王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箋以幽王作先王之樂於淮上為失禮二說相戾今以末章論之箋義為長以雅以南毛傳云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鄭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

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孔氏申之云  
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為羽籥  
之翟舞蓋皆以南為南夷之樂矣後漢書陳忠  
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株離今詩無此文蓋齊  
魯之詩有之集註本蘇氏以南為二南鄭樵程  
大昌俱主其說更援季札觀樂之象籥南籥文  
王世子之胥鼓南以力駁南夷之說之謬信而  
可徵今從之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申公說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 孔

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歛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  
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

明今不然故刺之 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

田四篇皆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  
祀禮樂燕飲威儀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

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宴

以侑以介景福

侑古音以福方墨反平上入通韻

賦也

毛傳楚楚茨棘貌

鄭箋茨蒺藜也

毛傳

抽除也

鄭箋與與翼翼蕃無貌

毛傳露積曰庾

十萬曰億

鄭箋饗獻也

毛傳安安坐也侑勸也

鄭箋伐除蒺藜與棘者古人何乃勤苦為此乎我  
將藝黍稷焉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陰陽和風雨  
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於是以黍稷為  
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  
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  
也 王氏曰古之明王黍稷成倉庾實其成民如此  
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 虞博按少牢饋食禮尸升  
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



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所謂以  
妥以侑也 朱氏曰此章主酒食言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  
祭于禘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亨古普郎反禘古音方慶古音羌後並

同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鄭箋冬祭曰烝  
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 毛傳亨飪之也肆陳也

鄭箋將進也 毛傳祊廟門內也 鄭箋孔甚也

朱註明備也著也 毛傳皇大保安也 朱註孝

孫主祭者也

孔疏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威儀蹒蹒濟濟然甚皆  
敬慎乃鮮潔所祀之牛羊為烝嘗之祭周禮祭祀之  
騂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潔此牲  
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剥之者或烹煮之者或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鄭箋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祀禮於是甚明故先祖精氣歸睜之其神安而享其  
祭祀 孔疏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神  
既歆饗之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福使得  
萬年之壽無疆竟也 王氏曰凡祭裸鬻求諸陰燭  
蕭求諸陽索祭祀於禘求於陰陽之間夫遊魂為變  
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祀祭於禘而祀事  
孔明也 朱氏曰此章主牛羊言祀祭於禘以下始

行祀禮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  
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

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爨饗爨廩爨也 朱註踏踏敬也俎所

以載牲體也碩大也 鄭箋燔燔肉也炙炙肝也皆

從獻之俎也 呂氏曰為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

炙謂從獻也 孔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

婦獻尸兄弟以燔從 鄭箋君婦后也凡嫡妻稱君

婦事舅姑之稱也 毛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內

羞庶羞也 孔疏天官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

人王供籩豆也庶衆也 朱註賓客筮而戒之使助

祭者也 鄭箋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

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 毛傳東西

為交邪行為錯 鄭箋卒盡也 毛傳度法度也

鄭箋古者於旅也語 朱註獲得其宜也 鄭箋格

來酢報也

孔疏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  
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 虞惇按  
此章言俎豆燔炙及獻酬之事 坊記子曰七日戒  
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  
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  
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  
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笱

語卒獲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熯 尅 孫 乎 上 通 韻

賦也 鄭箋我我孝孫也 朱註熯竭也 董氏曰

式用也 毛傳善其事曰工賚予也 鄭箋苾芬馨

香也卜予也 毛傳幾期式法也 王氏曰齊整也

毛傳稷疾也 王氏曰匡正也 蘇氏曰勅戒也

陳氏曰極中也

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  
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將  
事敏疾誠正慎固故報爾以中和應萬物而不匱言  
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嚴氏曰不言錫福而  
言錫極者建其有極則五福備也 鄭箋此皆嘏辭  
之意 孔疏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於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  
壽百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  
言之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 虞博曰此  
章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祖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  
兄弟備言燕私

平上去通韻 告字不入韻

賦也 鄭箋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也祖位孝

孫徃位堂下西面立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也具  
皆也 朱註皇尸者尊稱之也 鄭箋鼓鐘尸出入  
奏肆夏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錢氏曰諸宰膳夫  
及其屬也 鄭箋廢去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邊豆  
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 孔疏燕私燕而盡其私恩  
也

鄭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祭祀畢  
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

也 孔疏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  
同姓燕之事 朱註鬼神無形醉而歸者誠敬之至  
如見之也 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  
尸皆廟門為斷 孔疏特牲告利成云主人出立於  
戶外西南少牢告利成云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  
是尊者出稍遠也孝孫祖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  
下也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謾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  
利成即云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

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  
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  
人所當先發故知祝告王人以利成也利養也言孝  
子之養禮畢周禮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  
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矣特牲少牢皆  
云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畢賓客歸之俎也特牲云祝  
命徹胾俎豆邊設於東序下注云設於東序下亦將  
私燕也是祭未為燕私之事同姓則留與之燕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  
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

孫孫勿替引之

奏古則故友後並同奏祿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綏安將行也

鄭箋大小猶長幼也惠

順也

毛傳替廢引長也

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  
肉歡而君之福祿安也 朱註於祭既受祿矣故以  
燕為將受後祿而安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

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  
君飲食矣是以使君壽且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  
於禮甚得其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  
之也 孔疏上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  
祭在廟燕在寢燕祭不同樂而云具入者歌詠雖異  
樂器則同故皆入也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呂  
氏曰楚茨極言祭祀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  
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

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  
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孔叢子孔子曰於楚茨  
見孝子之思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虞博按朱註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  
以奉宗廟之祭不主序陳古之說下信南山甫  
田大田意略同未詳何據五章鼓鐘送尸註云  
尸出入奏肆夏也肆夏是天子之禮毛鄭主思

古明王故引周禮為說朱子主公卿奉祭則不  
當仍肆夏之文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  
文子始也是卿大夫不得奏肆夏矣今仍舊說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為水之所汨禹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  
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



道衰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而太王王季  
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周公輔成王廣五  
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  
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畎畝之政不修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  
下之溝不距於湫涂下之湫不距於澮道下之澮  
不距於川路下之川不距於海是所謂不能修成  
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

而距於海路自荒服而達於畿之謂也 申公說

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

東其畝

平去通韻畝滿以反

賦也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 毛傳甸治也昉昉

墾辟貌曾孫成王也 孔疏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

窮皆得稱曾孫 毛傳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王氏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塗

孔疏信乎彼南山之野得成平田可種植者本禹之  
所治也今昉昉然原隰墾闢則又曾孫成王所田之  
正經界之疆分土宜之理隨勢之便南東其畝遠修  
禹之功焉 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  
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王氏曰言信彼者見幽  
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道先王  
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  
闢之事故推其始自禹盡力溝洫然後后稷播種之

功可施是農功自禹始也禹貢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則邱甸之法亦始於禹矣鄭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孔疏孫毓曰禹平水土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而謂禹亦丘甸之者據論語禹盡力乎溝洫是與周禮匠人井間有洫同也臯陶謨濬畎澮距川是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

禹之所為也 徐氏曰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深  
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深廣各四  
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  
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  
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遂之水達於溝溝達  
於洫以次而達於川以資畜洩備旱潦凡地西北高  
東南下水避高而就下南東其畝者或東或南順地  
勢及水之所趨也 春秋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賦也 朱註同雲雲一色也 毛傳雰雰雪貌小雨

曰霖霖

鄭箋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  
澤則饒洽 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雰  
雰雨欲小而潤故言霖霖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

考萬年

或古于通反

賦也 毛傳場畔也 朱註翼翼整飭貌 毛傳或

或茂盛貌 鄭箋飲獲曰穡畀與也以黍稷為酒食

至祭祀則以畀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

劉氏曰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

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

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

以酢賓并祭畢燕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中田有廬疆場有爪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

爪音旅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中田田中也 曹氏曰菹淹菜也

蘇氏曰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爪以盡地利

孔疏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爪所以便地也爪新



熟獻於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以供祭祀 鄭箋獻

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後漢書

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

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邱氏曰

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為八家治田之廬 錢氏曰

自禰以上皆稱祖不言禰者據遠以該近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

其血簪

平上通顛

賦也 鄭箋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 毛傳

駢牡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 鄭箋管脂膏也

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也毛以告純血以告殺管以升臭合之黍稷實

之於蕭合馨香也 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

之毛豆薦其血蕭熬其管 虞惇按祭義祭之日君

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剗取臍管乃退執其鸞刀乃卿大夫之事非王親

殺也 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  
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  
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糴  
鄰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  
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烝進也

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

也 吳氏曰一章疆理修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  
四章菜菹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虞博按維禹甸之甸治也毛傳為正鄭箋則推  
原其制之所自起也朱註云此詩大指畧與楚  
茨同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申公說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 嚴

氏曰甫田述徹法興，眊秋報春，祈及省耕，納稼之事。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毛傳：倬，明貌。孔疏：甫，大也。朱註：十千，公

田所取之數也。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陳，陳粟也。呂氏曰：今今盛王時也。毛傳

耘，除草也。耔，離本也。朱註：薿薿，茂盛貌。王氏曰

介助止息也 毛傳烝進髦俊也

嚴氏曰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什一之法 鄭  
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  
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  
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所謂十千  
也上地穀畝一鍾倉廩有餘取其陳以食農人所以  
紓官之積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豐年之法如此  
蘇氏曰一成之田歲取萬畝以供國用又取其陳

積以時發歛以助農夫之乏因此自古有年之法也

朱註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 朱氏曰今適南畝省

耕也 呂氏曰周王親適南畝見農夫散布田野或

耘或耔黍稷巍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

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

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

為士者必足賴也 毛傳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孔

疏倉廩實知禮節豐年多獲故髦士得進 蘇氏曰

進其髦俊者如漢罷力田之類歟 漢書食貨志后

稷始耨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為耨長終畝一畝

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於耨中苗生葉以上稍耨

攏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茅黍稷

穉穉芸除草也茅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

盛暑攏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疑疑而盛 虞惇曰

三代有補助之法無賒貸之法畜積有餘則發其陳



以濟農夫之困乏先王所謂損上益下勸農力本之道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事而陳氏遂以家量貸公量收取齊國其後王安石泥周禮國服之息掬行青苗新法而天下幾亂蓋自三代而下有賒貸而無補助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 朱註齊梁同曲禮稷曰明梁 鄭箋犧羊純

色之羊也 毛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鄭箋御迎也 毛傳田祖先嗇也 鄭箋介助也

毛傳穀善也

鄭箋以潔粢豐盛與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至孟春月又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於田祖

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 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  
農事終則有始也介黍稷以穀士女樂歲士女多賴  
也 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  
祭 孔疏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  
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  
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  
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禘  
注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

南蒞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者  
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總祭之也社為陰祀其犧  
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周禮大司馬  
羅罍致禽以祀枋注枋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  
萬物詩曰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郊特牲  
注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也祖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  
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右有

俱音以敏古音每後同

賦也 鄭箋饁饋也田畯司耆也 蘇氏曰攘取也

毛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

孔疏王者非特為民報祭祈年又親循畎畝以勸之  
朱氏曰王者省耕見農夫之婦子以酒食饋於南  
畝見田畯往來其間喜而攘取左右之饋以嘗其旨

否見禾之易治竟敵如一知其終善而且多 呂氏

曰此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畷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 鄭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 毛傳梁車梁也 鄭箋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也 毛

傳京高丘也 朱註箱車箱也

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者皆曾孫之  
稼也 鄭箋禾稼委積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  
載之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朱氏曰黍稷稻粱既無  
所不有農夫相與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  
神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 錢氏曰  
此承上章農夫克敏而預期其秋成大有終歸恩於  
上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虞惇按我取其陳二句鄭箋云倉廩有餘民得  
賒貲取食之此說非也三代有補助而無賒貸  
王介甫疑周禮國服之息一語新法幾亂天下  
經學之誤流毒如此立言不可不慎倬彼甫田  
鄭以甫為夫云太古以丈夫稅田曾孫來止一  
章鄭改攘為饗喜為饗云成王出觀農事親與  
后世子行亦鑿說也攸介攸止二句鄭以介為



舍云於廬舍及所止息處以道藝相講肄亦屬迂濶曾孫之稼鄭云上古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說亦褊陋皆不取朱集註此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卒章末二句云此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也以萬壽無疆頌農夫恐於理未安朱子說詩有極疎脫者此其類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孔疏此亦思古之詩序不言者承上篇而畧之也  
申公說農夫報上之詩 錢氏曰周禮春官籥  
章職云凡國祈年於田祖歆豳雅擊土鼓以樂田  
畯朱子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為豳雅何  
氏為之說曰此篇及甫田二詩篇中皆言田祖故  
禮用以迎年於田祖也又皆稱田畯故禮吹之於  
籥以樂田畯也似於理為近矣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上去通韻稼字不入韻

賦也 孔疏種擇其種也 朱註戒飭其具也 毛

傳覃利也 許氏曰耜耒端木也 孔疏倣始載事

也 毛傳庭直也 鄭箋碩大若順也

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者也  
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  
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  
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 蘇氏曰取其利耜

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  
時故苗之生者皆條直而茂大以順王之所欲 呂  
氏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  
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火音毀上去通韻

賦也 鄭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毛  
傳實未堅者曰阜稂童梁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

食葉曰螻食根曰蝨食節曰賊 許氏曰穉幼禾也  
陸氏曰秉執持也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  
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孔疏  
蟲災禾穉者偏甚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與災  
火使自消亡 呂氏曰此禱辭也

有滄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平去通

韻

賦也 毛傳滄雲興貌 朱註萋萋盛貌 毛傳祈

祈徐也 朱註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

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孔疏穡禾之鋪

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滯穗滯漏之禾穗也

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鄭箋

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

心先公後私願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民怙君德蒙

其餘惠也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遽促力所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朱註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 李氏曰矜寡

孤獨民之窮而無告者地官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常餼矣在上有常餼在下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 漢書蕭望之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  
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朱註精意以享謂之禋

鄭箋騂騂牲也黑

黝牲也

呂氏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

牡

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

孔疏

時耕者皆以其婦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  
既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  
禋敬而潔祀焉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葉盛



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所以常得年豐也

朱註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言騂黑者舉南北以見其餘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虞惇按鄭箋倣載南畝倣讀為熾載讀為留康  
成喜改字以就已說不可從也以其騂黑畧從  
鄭氏朱註此詩為農夫之辭以頌羨其上若以  
答前篇之意竊意曾孫主祭之稱農夫稱公上

為曾孫恐未安亦未知朱子何所據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

首二句無韻合三章為韻猶東山之首二句也

毛傳興也 王氏曰洛水名東都之所在也 毛傳

泱泱深廣貌 孔疏君子諸侯也 鄭箋爵命為福

賞賜為祿如茨喻多也 毛傳韎韐茅蒐染草也

孔疏韎韜韠也。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也。爽亦貌。朱註韠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服也。王氏

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左傳所謂韎韠之跗注是也。朱註作起也。毛傳：天子六軍。李氏曰：天子六卿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卿為正軍，六遂為副卒也。

王氏曰：瞻彼洛矣者，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鄭箋：洛水泱泱，喻古明王恩澤深廣也。君子

至止謂來受爵命者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韡璜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興也 毛傳韡容刀韡也璜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璜而玼諸侯盪璜而璆玼大夫鏤璜而鏐玼士璆璜而璆玼 王氏曰既爵命之又賜予備物如此

劉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其一身又將世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興也 朱註同猶聚也

嚴氏曰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盛事不可得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

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蓋本魯詩說也今按韎韐乃將率之服非天子所御保其家邦亦非頌美天子之辭故今從毛鄭但鄭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亦太拘又以韎韐為祭服之韠不若朱註之以為戎服也毛傳云洛宗周漑浸水也此據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之文然洛水出京兆上洛西山其流尚微而東都之洛正天子會諸侯之處諸家俱云是東都之

洛故易之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孔疏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 陳氏曰小人在位欲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

以有譽處兮

興也 毛傳裳裳猶堂堂也溍盛貌 劉氏曰之子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猶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 朱註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 毛傳芸黃之盛也 朱註章文章也 蘇氏

曰其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朱註有文章斯有福慶

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  
轡沃若

興也 朱註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

宜音俄左宜乎上通韻右有俱音以

賦也 鄭箋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  
有功於國 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  
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  
肖似之而如此也

朱氏曰此詩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譽文章威儀  
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  
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  
之衰而不忘也 孔叢子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賢

者世保其祿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虞博按裳裳者華二句鄭以華喻君葉喻臣又  
以我覲之子為古之明王其說多駁而不純不  
足取也朱註此天子羨諸侯之詩蓋以答瞻彼  
洛矣也則又鑿空之說無所依據諸家唯讀詩  
記為善今從之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一